

銅柱攷

西紀元前四十年我國爲漢人所兼并。漢置刺史太守。時交趾太守爲政貪暴。徵王起兵攻之。漢以馬援爲伏波將軍。將兵南侵。王以衆寡不敵。遂敗。舊史載王苦太守蘇定繩以法。及讎定之殺其夫。乃與其妹貳起兵。攻陷州治。定奔還南海。九真、日南、合浦皆應之。略定嶺南六十五城。自立爲王。漢以王起兵攻陷城邑。邊郡苦之。乃命長沙合浦及我交州具車船修橋道。通障溪。儲糧穀。拜馬援爲伏波將軍。以扶樂侯劉隆爲副來侵。馬援沿海而進。隨山刊道千餘里。至浪泊上。王及其妹貳與漢兵拒戰。勢孤遂皆陷沒。馬援追擊其餘黨都陽等。至居封縣降之。乃立銅柱爲漢極界。

銅柱遺跡。古今說者紛紛。卒莫詳其所在。晉書地理志云。日南郡象林縣有銅柱。漢置此爲界。水經注云。建武十九年。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。隋書劉方傳云。方進過馬援銅柱。南行八日至林邑國都。刻石紀功而還。唐書南蠻傳。明皇詔特進何履光以兵定南詔境。復立馬援銅柱。輿地紀勝云。欽州古森峒與安南接界。有馬援銅柱。安南人過其下。人以一石培之。遂成丘陵。通志明崇禎九年。參議張國經訪銅柱遠近。得貼浪老叟黃朝會云。萬曆二十四年。曾至分茅嶺見之。茅果分垂兩邊。嶺去銅柱尙遠。其道里所經則自貼浪扶隆至板蒙。一日。板蒙至那蒙。那來一日。那來至觀狼動羅。一日。動羅至江那。一日。江那至北攬。一日。北攬至北癸。一日。北癸至新安。一日。新安至八尺石橋。再行八日。方至分茅銅柱。大清一統志載銅柱在欽州西分茅嶺。越史綱目載屬漢建武十九年。徵女王及其妹貳與漢拒戰。衆潰勢孤。遂皆陷沒。馬援追擊其餘衆都陽等。至居封縣降之。乃立銅柱爲漢極南界。註酈道元水經注。馬文淵援字文淵建金標爲南極之界。金標銅柱也。隋史劉方伐林邑。過馬

銅柱攷

卅四

援銅柱南八日至其國都。唐元和中安南都護馬總復於援故處立銅柱。二明其爲伏波之裔杜佑通典林邑南水步二千餘里有西屠夷。馬援所立兩銅柱表界處也。新唐書林邑奔沱浪州其南大浦有五銅柱。山形如倚蓋。西重岩。東大海。漢馬援所植也。宋樂史太平寰宇記云。馬援討林邑。自日南行四百餘里至林邑。又二十餘里有西屠夷國。援至其國立二銅柱於象林界。與西屠夷分境。其水路行三千餘里至林邑。至交州銅柱五千里。大清一統志相傳銅柱在欽州古森峒。今按野史載富良有沱演江其南有大浦。浦之西南石碑山。周可十里。西接大嶺。重岩疊嶂。東臨海。山嶺上一石孤高如削。據通典唐志等書所載。銅柱疑在此。惟此山嶺上一石孤高約十丈。廣六七尺。所在社民均稱所見自然一石。古今如此。則銅柱非在此明矣。水經注山川移易。銅柱已沒海中。理固然也。越史綱目載陳聖宗紹隆十五年。元使兀良來問銅柱舊界。帝命員外黎夫往會勘。言馬援所立銅柱歲久湮沒。不詳在何處。事遂寢。又載陳裕宗紹豐五年。元使王士衡來問銅柱舊界。帝遣范師孟往辨之。

野史載南寧府左右二江各有一標。我國又安之藍山。相傳有銅柱遺跡。古今圖書集成載漢馬援既平交趾立銅柱爲漢界。相傳在欽州古森洞。上有援誓云。銅柱折交趾滅。唐馬總又建二銅柱鑄著唐德。以明其爲伏波之裔。今未詳所在。日南郡西有西屠夷國。援嘗經其地。亦植二銅柱表漢界。及北還留十餘戶。至隋乃有三百餘戶。悉姓馬。按林邑記。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。唐天寶中何履光伐雲南收安寧城。立援銅柱以定疆界。亦未詳所在。又安裴存齋文集載銅柱當在今歸仁以南地。以地理計之。則西屠夷國當在慶和平順之地。而銅

柱疑是富安之石碑山。芸臺類語載按宋杜之說銅柱在林邑南。隋史所記林邑又在欽州南。或是林邑其後漸大。併西屠夷而國之。未可知也。然欽州在本國海東之西三百餘里。有分茅嶺之半。有銅柱大二尺許。唐元和中都護馬總立銅柱於漢故處。此或是總所立也。

東陽文集載銅柱之說。古今書不一。後漢書及馬援本傳載援與二徵戰于禁溪。二徵敗沒。援追擊餘衆。至居封縣降之。不言援立銅柱之事。據諸書所傳則銅柱一也。或以爲馬援所立。或以爲馬總所植。或言一。或言二。或言五。或不言所立之地。或言在欽州。或言在林邑。或言在富安。彼此各相抵牾。以史攷之。銅柱若果援所立。則此乃疆界一大事。正史安得不書。而援本傳凡南行事如銅鼓銅馬之屬。無不備書。獨於銅柱缺焉。甚不可解。且援進軍只於山西之禁溪。清化之居。封何緣。越過二千里。而所立之柱乃在林邑富安間乎。銅柱之說自唐州記始。而不言所立之處。其餘衆說以訛傳訛。亦齊諸志怪之類。未可盡信。唯所謂在欽州者。猶爲近理。然今亦不可攷。或者山川移易。此銅柱已沒入海。尚未可知。要之當以漢史及援本傳爲定。史傳不載。缺之可也。彊便穿鑿。

越史攷略載。按銅柱北朝諸史傳爲美談。後先承襲。益加附會。然亦不知在何處。唯水經注以爲淪入海中。新編取之。余竊以爲馬君爲人慷慨喜功。銅柱之鑄殆亦昔人勒石銘勳之意。非必用以表漢界也。宋以後論疆界動以伏波銅柱爲問。固屬謬妄可笑。而近時修我南一統志者。乃欲以今富安有石碑山當之。求合於西重岩東大海之說。則未之攷也。

編者曰。攷上諸說。紛紛不一。然未可認爲確論也。攷銅柱者。所應注意者。凡三問題。一應考馬援當時曾立銅柱與否。一應考馬援當時戰勝所應立銅柱之地。一應考銅柱之所以消滅難尋之理由。

銅柱攷

卷六

馬援當時曾立銅柱與否問題。論者或因見漢書及馬援本傳未曾提及。認爲無有。然而非也。馬氏爲人喜立功名。觀其平生志欲以馬革裹尸。及鏖鏖示勇。則可知之矣。當日提兵南侵。囊收嶺表。則立銅柱以自誇。乃意中事。不可謂爲無也。漢書及本傳之不提及。或者援以此事爲個人誇耀之事。故不提及。或修書者失漏之耳。晉與東漢時相去不甚相遠。而晉書亦明載其事。况唐時馬總爲我都護。曾於故處立銅柱以明其爲伏波之裔。則銅柱之立。確然爲當時所有之事。不然豈有人懸空撰出而能令天下後世同聲認其有以自欺哉。故立銅柱決然爲當時所有之事。

銅柱所應建立之地。古今說者不一。或謂在林邑之南。或謂在石碑山。或謂在欽州。均非也。而所謂在欽州尤爲無理。蓋漢時分郡在我國地計凡三郡。卽交趾。九真。日南是也。而日南郡南界西屠夷。後爲林邑地馬氏南侵以兵力滅我。徵王既敗。馬氏猶逐其將都陽至于居封縣。即今清化地敗之而後止。是當時已全佔領得三郡以爲漢地。則所謂表漢界處。當在夾西屠夷國界爲是。其建銅柱必在今廣平

廣治地界內。蓋當時未聞引兵長驅面南。則無有可立銅柱在石碑山之理。亦無有已佔領我南國三郡地。復棄去而立銅柱於我國地境外以表漢界之理。况欽州當時又是屬交趾郡內地。以此爲漢界處。亦無是理。故隋史載劉方伐林邑。過馬援銅柱南行八日至其國都。以道里計之。其地點方爲適合。

至於銅柱消滅則多有理由。或者謂桑滄變易。銅柱或已沒入海中。非也。蓋我國沿海地從來只見變成桑田者有之。並未見有變爲滄海者。自漢以後已有史書記載。並亦未見有陷沒之處。則其所謂沒入海中決無此理也。惟據諸書所載。援立銅柱。柱上刻誓云。銅柱折交趾滅。我交人過其下。恐

銅柱之或有時折。每以一石培之。日久而成丘陵。銅柱遂埋於石堆中而無處可覓。此則或有理。然亦未必是也。我交趾之滅與不滅。豈在此銅柱之折與否。遂成爲事實。我交趾人豈竟因馬援之誓。而日日以石培築銅柱爲事乎。惟據馬總傳所載。總復於馬援故處立銅柱二。鐫著唐德以明其爲伏波之裔。則在馬總時。馬援銅柱固已消滅可知矣。而消滅之原由最爲有理。蓋以馬氏一漢將也。率兵南侵。夷滅我國。銅柱紀功。自鳴得意。我交人覩此現象。痛入心肝。惟當漢人方彊盛之時。莫如之何。及其勢力一衰。則破銅柱而鎔之。以銷滅漢賊之迹。乃國民之快事。我人何所惜而不爲也。及至唐馬總又建二銅柱以明其爲伏波之裔。其後吾民必又破而鎔之。故其故跡至於銷滅。乃理勢之所必至也。論者不察紛紛猜測殊爲可笑耳。

北行略記 續三

十二月見提牢宋老爺有怠慢意。仍有字呈提牢司獄等官。略曰。黎僑萬里孤臣。八年囹圄。多蒙列位照顧。事事含容。使螻蟻得遂其性。已不勝感激之至。爲此竢陳。仰憑玉照。黎僑以亡國之大夫。固不可以圖存。若李秉道等於家於國。情分猶有所歉。乃跟僑同難。心有未安。今而後於言語之間。或有未到處。願將黎僑一人是問。禮以齊之。法以董之。另外何須。且黎僑等雖係北外之人。然怕天下萬世罵名。故甘心在此。本不貪生以賊義。亦不肯枉死以傷仁。從來秉赤行素。惟求庶幾無愧足矣。豈顧天下小小事件哉。輪彈隨所轉。牛馬任其呼。而積威之規。固已有削木之期。不待聲以色而後帖聽也。

除夕初四十九歲感作

讀書偏恨昧春秋。欲爲綱常錯用謀。但把寸心持漢節。却差一髮築燕囚。身離葉葉三三滿。指屈年花七七周。冬至春來欣復旦。暖回能徹鋼陰不。

嘉慶三年三月。刑部北所獄楊公忠愍廟成。仍有銘并詠榆樹詩二首。明楊繼盛以劾嚴嵩繫獄于此。手所植榆樹三百餘年。既枯而復發。非今大如傘。猶

官有銘石以誌古樹。又募貨立祠于楊公舊監之故址。祠在榆樹之右。

聞之先生遺囑有曰。心爲一身之重。如樹之根。最不可先壞了心之的。若

存的是私意。是人欲。雖欲行好事。也有始無終。譬之如根衰則樹枯等語。又見先生所植之榆樹。經三百寒暑。既枯而枝再發。幢幢然蒼傘綠雲。明明其樹根之不衰矣。觀斯樹而繹斯言。可見斯人之心。閱千古而不壞也。後之人或描其復榮之形。而伸其說以壽于石。竟與鄒柏濟檜而並垂于不朽。或廠其故基而創立祠宇。以傳香火于無窮。審此榆樹之所感。比之雷陽之竹。異而同歟。因爲之銘曰。維岳降神。蹈義由仁。居心正。立意真。踐虎尾。批龍鱗。直陵烏府。忠報紫宸。剛腸鐵石。勁節松筠。未死奸寒骨。猶生氣潤身。精神堪貫日。姓字不污塵。陰庇發榮。枯木風聲。聳動後人。永勒硬貞。苑舊重更棟宇如新。噫。一腔天理。昭今古。根本長存。不計春。

詩云。靈種誰移到福堂。榮枯迭耐幾風霜。幹裝白雪心凝素。枝暢青春氣挹蒼。壯節凌松千古茂。直根欺檜九泉長。英錢買得留芳寶。昂價騰名久愈香。

三百餘秋正氣培。鬱然再發已枯荄。霜凝老幹銀臺見。春蔭嬌枝翠傘開。圓莢鎔成高價寶。直根留得久香材。除非本柢鍾英秀。定是靈楊洒露來。

和書兼山原韻

兼山名書紳
惠錢并詩

棘垣邂逅藝林英詩茗攀談徹夜明。絕口不提懷土念。捫心惟感斷金情。少需幾日瓶生乳。多憶當年鼠上檠。一貫幸由夫子道。半文不值愧餘生。

嘉慶四年正月。上元陰房閏火。月夕無燈對景。述懷瀉悶。因書三百八十四字以識之。名曰北所叙情云。

側等監在楊公廟後。己未年移在北所東南院下。人跡稀到。時遇國孝年首無燈。遂烹茗援筆寫此。

世事浮雲飽見。狗衣變態。利腸熱火。空教蟻惘成灰。

值此黎氏弛綱。彼西渠構難。乍聽烏州鼓動。踴躍驅搏虎之羣。羊倏聞龍肚鐘移。間關跟渡江之匹馬。蚊欲奮負山之勢。狐擬揚托虎之威。存孤初學。晉程嬰轉作包胥。復楚佐漢。後希韓孺子翻成信國。囚燕遇機之變。靡常。行事之情。何暇萬里。曾經冬雪。沐頭未剃。而自髡。十年無奈。北風吹冠不毀。而盡裂心。彷彿吐泥之蚓。身依稀投燭之蛾。沮洳場狗塢。鷄栖樂安有地。幽囚境鼠肝蟲臂。賦子隨天。方寸中惟慎于從職。分內曷能無愧。北海未生馬角。絲紫桂嶺九迴。腸鼎湖莫逮龍髯。珠滴冰天。雙串淚公義已非敢望。私情夫復何言。白雲鎖樹。指榆枌空。囑繫書之雁。紅日含山。瞻岵岵偏慚反哺之鳥。致使忠孝字之兩虧。爲欠速播臣之一死。嗟自古誰能無死。欲了分恐。或傷仁且爲人孰不悅生。欲從權恐尤害義。明白但循天理。雌黃奚管人言。牛馬仁其呼無羞心。卽無愧色。龍蛇安所遇不怨天。亦不尤人。嗚呼。獸有首邱之狐。禽有南枝之鳥。宋珍裴伯蓄在昔。拱北見丹衷。惟僚黎光貫何人。指南完素願。而今餘生猶未泯。皓首竟何歸也耶。

既望偶成。順逆格一首。得心南二韻。

心自坦然安若命。素行能事幾多慚。陰房寂處慳吟詠。暗室愁餘懶笑談。忱愼雀從難駐北。思牽鳥合在還南。深情觸遣縈魂夢。困處窮時那得堪。

初登五十歲偶作。

瞬息青年已白頭。吁嗟日月急如流。嬉遊未挽垂髫習。癡蔽曾爲帶髮囚。倏過十年登半百。况將一日度千秋。已庚倍却喬松壽。光景旋於福地幽。

忠孝無同皆桎梏。耆癯雖異總蜉蝣。何須戀戀爹娘國。亦莫耽耽社稷仇。削木每期緘口對。鍊金盡挈妄心收。怡情養性能無礙。反本還原得自由。

龍水鴻林常穩穩。鼠肝蟲臂付悠悠。一朝厚薄隨鷹蟻。萬古稱呼任馬牛。謾道有來還有去。敢云無愧與無羞。夢中說夢知如夢。夢世事非徒七筆勾。

月底刑部郎中金老爺來諭。今有恩典你們如今所願如何。當修詞等語。他見叙情粘在壁間見之而嘆息。二月金老爺又與阿老爺同來。仍有稟遞。呈稟爲恭望燭炤事。乾隆五十四年。奉福公爺命跋涉前來。本祈仰仗天威。幸酬國澤。詎料興亡有命。陶鑄由天。罄竭愚衷。已無可奈。彼時仰蒙天朝大德格外施恩。命以薙髮改裝。隸名旗籍。並生至德。感荷無涯。但念懵懂侏儻。不閑紀法。徒然尸素。義有未安。兼以親老無依。先墳失守。關山萬里。痛思罔極之恩。所以累次哀鳴。只願獲全孝道。下愚蔽錮。鄙念難忘。固圉十年。捫衷知罪。今奉大皇帝如日方升之政。遍炤陰崖。體天好生之仁。普覃率土。萬望列位大人。仰體洪慈。俯垂體恤。原情赦過。釋累歸骸。黎僦等免致五倫俱喪。不惟螻蟻餘生得蒙厚澤。而全家老少。存沒均霑。

是月十四日奉堂審。又有稟略言阮惠既封。已經一紀。天命已定。人心已安。勢異時殊。萬無有可爲之理。惟思親念切。故以鄙情哀鳴。如蒙大皇帝懋德至仁。原情赦過。爲開一條生路。釋累歸骨。用脫

昏蒙萬荷成全之恩。黎僦等情願剃髮以謝再生之恩。伏望天覆地載。春育海涵。准黎僦等爲兩粵之邊氓。往還商賈。不在安插之例。俾得省視老親。養生送死無憾。倘力能搬家眷就內地。亦得隨便辦理。奉左侍郎熊大人名枚諭不准往還四字。又諭以如今願剃髮許在安南營。如不願剃則安插熱河。爾等何願。黎僦仍對以但願留髮。以求天恩等語。時四人各命以主意另寫。黎僦所說頗略。閒坐感激成詩二首。遞呈審官阿韓二位老爺看訖。轉呈熊大人。

其一 浮沈萍世遇時窮。且戴南冠任北風。身困十年懷素節。命隨一髮表丹衷。倘能合義無慚愧。只爲求仁肯怨恫。五十年來成一夢。幾多辛苦總還空。

其二 知幾爲達士。殉髮豈人情。大誼千金重。微軀一葉輕。丹心如盡死。皓首豈虛生。今我春秋義。饒他月旦評。

熊大人見了。又見鄭憲黎值李秉道所說略同。遂不復問。六月十五日。忽見漢軍驤黃旗樊老爺帶黎僦之子黎允全。卽獄中省問。十年幽禁音信不通。不知小兒輩流落何所。至是一見。恍若夢中。始覺天恩浩蕩。不以其父故。尙許小兒輩跟主當差。不勝感激之至。八月樊老爺又帶黎允全來。奉成大人命名成德諭以父子團聚之意。仍有稟恭謝殊恩。歷陳愚悃。竊念黎僦等漂萍萬里。圓棘十年。只因未改癡心。致有不可貞之苦。君臣父子之睽。隔誠人情之所難堪。茲蒙格外施恩。數月之間。父子再得相見。廣大洪慈。曷勝感激。惟天朝暨南之化。百五十年。深且久矣。黎僦等惟率循德化之中。故不敢以私情而虧公義之重。至今將經一紀。事異時殊。倘蒙許以復讎。未必有讎可復。亦或許以從主。又無故主可從。公義已無可奈。故不得已而行其事。之情不敢以父子之私而背忠孝勸人之

化。於是單留頭髮。以表衷旗。亦不敢暇顧夫他矣。茲豚兒來備道大人恩與山海高深。如欲父子團聚。當一意誠求。亦有一條活路。竊思恩不易邀。時難再得。固當乘此機會。期爲出籠之鳥。舐犢之牛。然以一皓首之餘生。豈可改素心於未死。如蒙鈞照原情赦過。法外施恩。則黎個餘生。寔賴大人成全之德。樊老爺又宣主母以主女下稼。黎允全之諭。十日樊老爺又帶黎允全及家人阮嚴杜率就獄中。又奉大人諭意如前。且說此乃禁地。不敢多帶以來。尙有吳舒范曰廣鄭德培三人。他日必同帶來。黎個仍有稟爲燭照愚衷。仰祈轉達。竊念個等遠徼孤臣。園棘十載。茲蒙大人量廣涵容。仁覃體恤。既寬禁錮。俾伸舐犢之情。又指生途。獲脫重犴之地。燭微達隱。冬日春風。個等翹首承休。曷勝感戴。爲此冒瀆。備述鄙懷。乾隆五十四年。個等進關。本欲仰伏天威。以圖報國。適值福公爺主受降之事。以致羈留。解遞幸蒙大皇帝淵鑒微情。不加譴責。累奉列位大人諭。以改裝尙邀曠典。個等惟以便安國服。永矢弗諼。深慚孤負皇恩。自貽伊戚。陷身囹圄。以至于茲。今年二月。又奉部堂大人面諭。以難髮。則許住安南營。留髮則安插熱河等語。個等竊以爲羈旅之臣。幸若獲宥。普天之下。皆可栖遲。無論南營。猶今之北所。熱河。卽今之冷山。然以不可圖存之人。尙得投閒授食。皆是天朝含容之德。惟家有老親。無人依靠。心有所向。義有未安。旣蒙遺宥之仁。若只爲身謀而留此。則忠不全而孝并失。不惟抱終天之恨。且背大皇帝以孝治天下之心。個等所以惓惓願還故土者。以此別無他故也。然或者以爲若放之回。或黎個妄起事端。或阮人肆行加害。咸何事體。則萬萬無是理。抑思阮氏再傳。已經一紀。天命已定。人心已安。勢異事殊。時移俗改。矧楚平死。則無讎矣。雖有屍可鞭。卽有伍相之才。方能因強吳之有隙。韓成死。則無望矣。卽無人可輔。雖以留侯之智。亦必乘炎漢之方興。

如今度勢量時。雖有智慧磁基。何能舉動。況下愚徒手。豈甘爲赴火之蛾乎。非惟黎僦等不敢妄爲。亦必不能爲矣。且阮惠既得國以來。凡黎氏臣民除戰陣之外。所戮者頑悖而已。卽有中國放回。未嘗加害。加之黎僦等隻影殘年。安其分命。不惟彼不忍殺。不屑殺。亦敬畏天朝之命。而不敢擅殺也。若或以爲若放之。同交付與誰。若付阮人。恐彼不容。又成何事體。則所謂交付者。乃例貢使及踰關逃犯之人。不得不然。若商船魚艇之漂風。不過送出境。未聞有交付之事。某非踰關者。類放之者。不啻驅蚊而已。若出關之後。不幸而阮人見害。則死於黎氏故土。亦可畢狐願而無慚也。幸而阮氏不殺。則生爲黎氏遺氓。亦可遂烏私而無憾。此亦僦等之幸與不幸。似不關事體之重輕。且以夷治夷。先王成憲。南蠻荒服。聖人本治之以不治。或自避難而內投。則憐而安插之。固是至仁。或爲至情而求去。則憐而遣之。亦爲至德。化工陶鑄。隨物付形。豈容心於其間哉。萬望情中求理。法外施恩。則僦自今以往之年。皆大皇帝再生之德。伏唯大人俯恤孤臣之誠款。比照孤子負罪而從赦宥之條。奉請許之歸養。則五教之弼在寬。四方之風益動。

十月漢軍鑲黃旗姓樊再帶兒子黎允全就獄省探。仍附寄國人書。寄東西兩營從主大小諸臣。書云。重犴寂寂。動閱十年。隻雁遲遲。不通一字。茲承順便。肅候興居。敬惟列位貴台。緣諧睽遇。義迪坤從。或執轡隨蹬。間關羈旅。或梯山航海。跋涉艱難。正氣凌霜。精忠貫日。雖程應能。袁彬等輩。不得專美於前矣。然猶未成偃衰范蠡之名者。天也。如愚者受命於顛沛流離之際。不爲不重。乃力曷勝於蚊負。義有味於蜂從。毋論七日血不能叩于秦庭。三寸舌不能掉於漢幄。而蒙塵倉卒。罔與追隨。旅况寂寥。莫趨左右。已得罪於我先君。擢髮不足數。迨夫不得已。將一髮表寸心。何益於國之秋毫。雖

九死不移。亦不過鴻毛之輕也已。甚至鴻羽不通。但築愁城於園土。龍髯莫逮。徒零淚雨於冰天。上不能爲李若水之忠。下亦羞對列位貴台之面。慚負天地。愧怍古今。非惟不足齒於僚朋。卽戀主之犬馬。亦必唾而不肯顧矣。今者列位垂情顧問。驚承拋玉。蓬髮生輝。駭見垂青。南冠生色。久繫之身。不勝感激之至。惟望慎自珍重。耐聽玉成。隨遇而安。泰來不遠。會見天恩浩蕩。雨露霑濡。雖陰房錮洫之中。亦得沐餘波矣。

寄守備丁公書

丁公名迓。衡原平寇將軍。封邯鄲公。現受天朝守備。

文信國之詩有曰：「我爲綱常謀。有家不得顧。」蓋以一身任有宋三百年綱常之重。必難顧夫父子以下之較輕者。一片丹心。固可以炳炳於汗青矣。弟以儒家浪子。亂世庸臣。萬不敢效信國之大忠。又安能担信國之重仁。此可併父子至朋友之倫盡棄而不顧者耶。斷斷乎其不能也。弟受命於顛沛流離之際。不爲不重。乃國城再破之後。蒙塵鹵簿。既不執鞭。解瓦與情。又難驅策。所以負我先君之殊恩。厥罪通于天矣。進關之日。蚊不可以負山。狐不可以托虎。無論包屠子房之事業。卽惟僚伯耆之無所成者。且不能爲矣。又豈能立信國之志。以充信國之忠乎。但不得已而行其事之情。他何暇顧。蓬鬆髮重於軒冕。標不携貳之衷旗。幽囚身輕於羽毛。博不可貞之苦節。詎奈首翹旅邸。繫雁足而莫通雲暗。鼎湖攀龍髯而莫逮。綱常掃地。穢惡彌天。死有餘辜。百身莫贖。然猶是鵲結之衣。鷄栖之食。只欠一死者。以綱常之重任。既不能勝。尙望夫輕者將有所俟。求可以南鳥巢而正狐邱。庶幾無愧於慎從之黃口雀而已。

〔未完〕